

◆漫游湘西南

余湖山揽胜

唐志平

小时候,我认为只有两座山最巍峨,一座是皇帝岭,一座是余湖山。皇帝岭隐隐约约就在我家对面。闻名遐迩的余湖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,山上有一很有名气的庵堂云霖寺。

我和余湖山的最初情缘得从高中时说起。1982年,我在余湖山脚下的邵东四中就读高中。当年国庆节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登临余湖山。那时青春年少,没出过远门,除了曾随大人们到皇帝岭林场捡柴见过大山外,此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爬山。我格外兴奋,和几个同学一道,沿着青石板台阶一路小跑,不多时就到了山顶。尽管已跑得热汗淋漓,气喘吁吁,但飒飒秋风迎面拂来,令人倍感神清气爽。举目四望,余湖山下,丘陵起伏,田畴纵横,屋舍俨然,错落有致。正值晚稻成熟时节,艳阳高照,田野一片金黄。白色的蒸水河穿山而过,如一条蜿蜒的玉带。山上丹枫如火,点缀在墨绿的苍松和青翠的修竹之间,生机盎然,令人心旷神怡。

云霖寺年久失修,显得十分破旧,寺内更看不到几个香客。作为不谙世事的学生,这些丝毫未影响我们游玩的情绪。游览归来,我乘着余兴,在次日的课堂作文里,一气呵成写下

了《秋游余湖山》。语文老师闵弘鑫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,在作文讲评时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,后又推荐参加校团委举行的“国庆”作文比赛,得了一等奖。我记得当时的邵东四中校团委书记中新群给我颁了奖,奖品是一张奖状、一个大笔记本、一本书。

这是我第一次游余湖山的经历,事隔多年仍记忆犹新。后来便与余湖山有了经常性的零距离接触:春季里和同学一道登山踏青,夏日里与文友一起观光采风……冬日里邀三五好友踏雪揽胜。于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余湖山,渐渐向我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。

据《宝庆府志》记载,公元前333年,汉帝子胃封疆昭阳侯国之时,在余湖山凤凰峰顶修建“雷祖岩祠”。唐朝,河南洛阳人申泰芝到邵阳市东郊一个岩洞修身栖居,称为洛阳洞。随后申泰芝迁居余田桥莲荷山立丹炉,采药济世,名达京师。之后,唐玄宗御笔钦赐了“云霖祠庭”大横匾。于是,云霖寺就取代了雷祖岩祠。

随着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,余湖山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之中。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,因修建电视差转台的需要,在余湖山修通了简易的盘山公路,后来又将公路拓宽并

水泥硬化,还在“山门”修建了牌楼,在上山的小道上搭建了几处小凉亭。进入21世纪后,在省佛教协会的指导下,由有识之士和善男信女筹资相继兴建了观音殿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和居士楼。绿荫丛中,三殿矗立,金碧辉煌,气势宏伟。目前,去年开张的余湖山生态农家饭庄生意非常红火,紧挨着的素食一条街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,湖山书画院的建设也在筹划之中。

余湖山生态旅游的开发,自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早已闻名三湘的“余田桥三宝”销量大增:去年冬天,当地的慈姑(学名“荸荠”)每市斤卖到5元还供不应求;赫赫有名的余田桥豆腐,在邵东市区大小餐馆都成了一道招牌菜;有“炒菜不用油,筷子夹起两头流”的余田桥萝卜,也是畅销省内外。人们都说这得益于余田桥的“水好”。余田桥的水,其实就是余湖山脚下那一泓并不宽阔且名不见经传的悠悠蒸水。发源于邵东的蒸水河,是湘江一条较大的支流,全长约200公里。

相信,未来余湖山将焕发更加迷人的风采,引得四面八方的游人纷至沓来!

(唐志平,邵东市作协主席)



田园

叶京红 摄



◆六岭杂谈

打霜

蔡英

清晨,我在露天菜市场闲逛,看到一位老婆婆提着满篮的萝卜在售卖。萝卜圆滚滚的,淡红的外皮,青翠的缨子,很是可爱,像电影《捉妖记》里的小妖。买了半篮回家,站在阳光里慢慢切成丝。趁着温暖的秋阳,摊开晒在竹匾里。竹匾是从湘西带回来的,数年的时光将原本坚硬的竹篾磨得光滑如玉。连续数天,我将萝卜丝放在楼顶暴晒,夜里也不收,让它们吃足露水与清霜。露,是寒露;霜,是薄霜,都能让它们变甜。

小时候,母亲经常趁着晴好的天气,将萝卜一个个扯出来,在塘里洗净。沥干水后,在案板上切成细长的丝。早晨,我把后山的大岩石扫净,把萝卜丝一把把均匀地晾好。每隔两三个小时,我便将萝卜丝翻一翻。白太阳晒着,夜里星星看着,五六日后,萝卜丝卷成一条线,带着阳光暖暖的清香,还有一丝丝清冷的霜气。放到嘴里嚼,微辣,清甜,夹心里的那一层甜是霜赋予的神来之笔。

这些年,城里很少有霜了。冬日的清晨,枯草败叶间偶见轻霜,闪着璀璨的光芒。霜的气质里,有文气,有古气,有清气,与俗世保持相当的距离。城市如此喧嚣,它自然不肯来。而

山林郊野,它是青眼有加。

早些天,母亲炒了一盘冬寒菜。我尝了一根,皱眉说,没甜味,像嚼蜡一样。母亲说,等过些日子打了霜,会好吃的。天下的蔬果经霜后,为何一下子变甜了呢?大自然有很多秘密,美好而神秘,不经历,就不会懂得。比如柿子,从枝头摘下来,刮去外皮,一个个用绳子串起来,在阳光里暴晒,就会慢慢地覆上糖霜,那种甜美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。我很喜欢“糖霜”两个字,甜如糖,轻如霜。霜本身无味,但经霜的蔬果却变甜了。就像世间有的人,本身经历了种种苦难,却坚持带给人甜蜜与力量。

记得年轻的时候,刚进乡镇工作,住在单位的小房间里。房子在堤脚下,推开窗户就是北去的湘江。冬天的夜晚,北风一阵阵从江边吹来,庭院里的桂花树呼呼作响。稀稀几颗星子,镶嵌在深海般的天空里,闪烁着冷冷的光芒。同事说要下霜了。果然,清晨起床,有薄薄的冷气扑面而来,田野里白霜一片。一片片芦苇顶着雪白的霜,像戴着银冠的仙子,在阳光下翩翩起舞。青菜的菜心里和叶片上铺着轻薄的霜,像散落野外的钻石,发出夺目的光色……这么好的景色,当时我却茫然不知,因为青春是浮躁的,没法静心思考。多年后想起此情此景,只能长叹一声:要懂得霜的美,还得阅历沧桑,经磨难,没有一定的年纪是难体会到的。

我的家乡在大山里,为无穷无尽的树木所包围。我曾在秋天听过松

涛。松涛带着清霜的气息,浩浩汤汤,像大江大河一样流淌,无边无际。多年以后,当听到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,山间的松涛,枯藤的紫花,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往事,一去不复返的人,一齐涌上心头。《二泉映月》要反复听,才能听出阿炳的颠沛流离,听出离人的失落寂寞。我觉得二胡与霜最配,都是清贵的气质,都有曲高和寡的寂寥。我想,阿炳坎坷的人生,定然追求过爱情友情亲情,只是求而不得。最后他的一切希冀,只能隐藏于二胡悲怆的音调里;他的万般心事,终是掩盖在清晨的薄霜之中。

有霜意的诗词也是有的,比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明月何皎皎,照我罗床帟。忧愁不能寐,揽衣起徘徊”。自古,游子与思妇是相对的,明月与清霜是绝配。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,月亮是清亮的,霜也是清亮的,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物事。

有霜气的人自然是有了一定阅历,历经了多年的沉浮起落。活着不易,人生实苦,但能慢慢地从苦中体会到一点点甜。那点甜,就像茶叶的回甘,苦亦是值得的。

霜气,其实是草木在寒冷里生出的萧飒之气,也是江河在北风里吹出来的凛冽之音。霜的升级版就是雾凇和冰凌吧。家乡的冬天常见冰凌,它们把大山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。草木的一枝一叶上都悬挂着冰凌,轻轻一碰便冷冷作响,声音像从遥远的天边传来。

这个冬阳正好的时节,我陪着母亲把雪里蕻从地里一棵棵拔出来,有的晒在石头上,有的晾在竹竿上,只等阳光与清霜把它们慢慢变甜。那清苦里的微甜,足以慰藉半生的艰辛,就像雪夜里的一堆篝火,温暖又明亮。

(蔡英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见证

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清泉水进家门

刘凯

一年寒假,我一进家门,母亲就告诉我:村里装自来水了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喜上眉梢,高兴得立即蹦了起来。

我的老家坐落在一个海拔四百多米的山窝里,以前这里用水艰难。全村喝的水,都是从一公里外的一口老井里取出的。老井井水虽然清澈,但水量不大,且属于“硬水”,含碳酸钙多,喝了容易得结石。过去,从早晨到傍晚,来担水的人排成一条龙。夏天,有的人甚至凌晨四五点就起来挑水了。

水井地处山窝,春汛到来,井水就由清变浊。这时,村长便一个劲地唠叨:“该淘井了,泉眼被堵住了,淤泥怕有几尺厚了。”每当这个时候,几个组长就立在村头巷尾大声吆喝:“小伙子,淘井咯,每家出一个劳动力。”支起木架,装上滑轮,体能最好的小伙子便顺滑车缓缓而下。井口的人们则把一个个盛满淤泥的木桶拉上来,直到将井里的淤泥清理完毕为止。清理老井往往需要一两天,每次都耽误了村民很多时间。

20世纪末,政府特意拨了一笔专款,鼓励村民打摇水井,每个井补助500元。一天晚上,我们开了家庭会,决心也打一口摇水井。那个摇井我家里用了很多年,取水确实方便了很多。可因水质问题,父亲还是患结石了。肾脏、胆囊都

有结石,这让他痛苦不堪。

之后,为彻底解决饮水卫生问题,政府决定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,那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!我们村的饮用水,由云山脚下的威溪水库统一供应。村民终于喝到了高标准、高质量的自来水。水通了、路畅了、房子修好了,村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更高了。有些脑瓜子灵活的人,还在家里办了“农家乐”。“山上栽果子,家里开馆子”,村民的口袋鼓了起来。

如今的那口老井,已变成“文物”,周边建了一米高的水泥护栏,井旁那棵百年古柏也被保护起来。井台的北端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“思源井”三个字,有茶盘那般大,涂着黑漆,很是显眼。听说这都是扶贫工作组帮助村民修复的,而“思源井”却是村民为了感谢党和政府而特意起的名字。

写到这里,我的心里不禁感慨万千。我想起一年春节时,小侄子永健在我面前唱的歌谣:“共产党,扶贫忙;老百姓,有人帮;喝水难,不再慌;好日子,赛蜜糖。”当时我没怎么在意这些话的含义,现在仔细地品味,还真像看到了一股清清的泉水流进了家乡人们的心坎里,那泉水比蜜还甜啊!

(刘凯,武冈人,任职于长沙市东雅中学)

悠悠电视情

林日新

“生在土坯房,用的四方桌。吃的是母乳,牛奶没见过。席子炕上铺,兄弟同被窝。卫生不太好,虱子特别多。那时没有电,油灯来凑合……”这是一首曾广泛流传的“六零后”歌谣,概括了我们这些“六零后”的童年生活。

我家乡地处雪峰山东麓,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通电。1985年,我要结婚了,父亲托我教书的姑父到城里买了一台14英寸的“韶峰牌”黑白电视机。这是我们那个院子里第一台电视机。那天中午,姑父把电视机摆在堂屋里的桌子上,全院子的人都来看热闹。堂屋里挤满了人,但没一个敢伸手去摸,生怕电视机就像花一样谢了。中餐时,母亲杀了一只鸡,炒了几个菜,并买了一瓶“邵阳大曲”款待姑父。父亲担心自己不会操作,硬是把姑父留下来,让他把电视怎样拉天线、定方向,如何拨台演示几遍。

傍晚时分,我家堂屋里和走廊中坐满了人,热闹得如过年时。七点整,姑父打开电视。大伙屏声静气,院子里鸦雀无声……一阵“沙沙”声后,电视机里出现一大片雪花。姑父调整天线的方向,屏幕上出现了闪烁、跳跃的图像。随后,姑父拨动旋钮,找到湖南台,电视里正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。有小孩惊喜得叫了一声,大人赶紧用手势制止了他。这一晚,在

场的人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“谢谢收看”,才依依不舍地回去。

三年后,村里有人买了彩膜,让黑白电视有了彩色效果。我发现把彩膜罩在电视机屏幕上,看到的图像有些失真,就没有跟风购买。

五年后的冬天,大哥从广东打工回家,带回来一个四四方方的纸箱,里面是一台17英寸的长虹彩电!这可是院里的第一台彩电。晚上,院里的人纷纷与自家的黑白电视机告别,来到我家的堂屋里看彩色电视节目……这年过春节时,村里人便从城里买回了十台彩电。于是,除夕夜,全院的人第一次看到了色彩斑斓的春晚。

2012年,儿子要结婚了,我陪他到超市选购彩电。其时,电视品牌多得让人眼花缭乱。最后,我给他选了一台29英寸的平板电视。

去年,我退休了,就把旧屋拆了,改修了一座两层小别墅。儿子提议买一套视听效果特佳的家庭影院。于是,电脑和宽带网络便引入我家。从此,我便过起了“秀才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”的幸福生活。

悠悠电视情,恍如一梦中。从无到有,从黑白到彩电,从模糊到高清,我从感受到的不只是电视机尺寸和画质的变化,还有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步步提高。(林日新,武冈人,武冈市作协副主席)

(上接2版)

锚定目标,开拓创新促落地

我市锚定“全国提升行动先进市”目标,积极转变观念,优化激活服务,推动养老惠民工程落实落好。

6月13日,武冈市湾头桥镇龙泉村龙冬瑞老人的家中热闹非凡。当天,“村级关爱老人专员”殷海云带着志愿者,上门来为她提供理发、做饭、搞卫生志愿服务。今年,77岁的她被纳入武冈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对象,享受政府免费提供的助餐、助

洁等5项服务。这也是今年我市探索“村级老年人关爱专员+五助(助餐、助洁、助行、助浴、助医)”农村居家养老新模式的一个生动实践。

创新举措优环境。我市制定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“十三条措施”,采取建设补贴、品牌补贴、连锁运营补贴等方式,优化养老行业发展环境,积极引进底子深厚、经验丰富的企业参与项目,激活我市养老市场的“一池春水”,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、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,努力使养老服务从“有保障”到“有质量”。